

澳華新文苑

第1256期(A)



2019年9月30日，全球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悉尼舉行。鐘振振教授在會上講話。

沉痛悼念全球漢詩總會 常務副會長鐘振振教授

陳小明

詩壇折柱泣何哀，霹靂無端卷地來。
我怨天庭門不閉，斯時怎忍納雄才！

張鐵釗

驚聞星殞淚沾巾，文苑俄驚失哲人。
清華絳帳傳薪火，南雍高座領儒紳。
漢詩總會持旗，央視吟壇主玉輪。
載道五洲開講席，蜚聲四海振芳塵。
多年共事欽風範，亦友亦師沐德醇。
治學精嚴宗漢魏，持躬謙厚誦陽春。
才優幹練聲名遠，德重儒林氣象新。
懿範長留青簡上，嘉言永照墨林濱。
一朝鶴駕歸蓬島，萬里強壇泣鳳麟。
此去瑤台無俗累，詩魂萬古伴冰輪。

陳玉明

驚聞振振遠仙逝，文界頓然失大師。
常憶來華聊雅趣，每思赴澳論新詩。
平生發奮教學子，一世辛勞譜韻詞。
悉尼講座聲猶在，今日緬懷夢已遲。

莊毅生

噩耗驚天不盡哀，吟壇隕落一英才。
微音宏論留寰宇，聲譽長存照紫台。

王香毅

潮州幸識故園人，立雪唐門學問真。
海外重逢揚國粹，樽前一笑數家珍。
書生意氣多驚語，詩句文章不染塵。
怎奈才高天亦妒，凡間度盡入星辰。

王茹

鴻聲鐘呂憶芳塵，歷歷編修著等身。
萬卷胸中傳絳帳，五洲旗下仰國珍。
唐門廣續專精大，筆塚研美善真。
振振森森垂範，天堂此去伴詩神。
(二)

鐘山餘響憶芳塵，歷歷編修著等身。
萬卷胸中傳絳帳，五洲旗下仰國珍。
唐門廣續專精大，椽筆弘揚美善真。
玉振金聲銘史冊，天庭此去做詞神。

讀劉虹詩《喜歡》隨感

我和詩人劉虹於去年相會在雲端的文字中，至今未曾謀面。那天讀到劉虹《喜歡》這首詩，瞬間感覺心底有一種顫動，還有不吐不快的衝動。在讀詩中與她的文字神交，感覺她是個具有理性自省氣質的詩人，帶著理想主義的鋒芒。我相信，只有具有非凡才華非凡經歷的女人，且有真性情敢說真話的女人，才寫得出如此我行我素的詩篇——說《喜歡》是劉虹的自畫像，一點不為過。

“我喜歡獨處，在書籍裡兀自沉醉/與那些高尚的人對話。”喜歡獨處的她從不孤獨，詩人以好書為伴，常與書中高貴的靈魂對話，因為書的作者多是市面上見不到的自帶光環的人。喜歡思考的她，半夜若是被靈感叫醒，也能從床頭摸到紙筆速速記下。靈感於詩人是可遇不可求的繆斯，“引領我俯向沉默的大地/同時也誘我喜歡仰望永恆的星空，”為了記下靈感她“偶爾喜歡上失眠”，而爛筆頭的習慣裡藏著治療失眠的秘笈。

劉虹喜歡生命中留下印跡的每一個地方，“喜歡北京給我的視野/也感謝大西北的風沙打磨出我的脊樑。”北京的宏大、西北的風沙，填不滿她的履歷，而詩人的地域經驗和生命的鍛造感則引人共情。人生就一段一段旅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生命的成長敢說不是天地的造化？

喜歡吃飯“一葷一素半碗飯”的劉虹，從照片上看有些柔弱，詩句卻極有張力，因為“較之物質欲望我更喜歡精神饕餮。”喜歡精神饕餮的她，喜歡抽象畫、喜歡草原歌曲、喜歡男聲四重唱。音樂和繪畫讓她“對人生愈益深情且曠達，”形

而上的藝術世界，不時有隱秘的東西引誘詩人前往一訴衷腸。

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劉虹還喜歡被人視為眼中釘，好一個率性的詩人。這世上總有不喜歡你的人，就算有人喜歡你，也會突然莫名不喜歡你。“我還喜歡榮膺不喜歡的人的/眼中釘，同時被喜歡過的人卡成喉中刺。”這些血脈贗張宣言式的句子，也是詩人精神至上的呈現。不喜歡的人會認為是刻意拔高，喜歡的人會莫名靈犀相通。劉虹不管別人是否喜歡，她是個足夠喜歡自己的詩人、“喜歡患精神潔癖的人。”

蘇格拉底說過“認識你自己。”《喜歡》這首詩展示的是詩人認識自己的過程，人要怎樣才能認識自己呢？劉虹在追問自己“我是誰？”人生路上一路走來，詩人喜歡太多的東西，“曾經喜歡數學、哲學，神秘又高邈/現在喜歡邏輯學，更犀利地戳穿謊言。”她還“喜歡風雪中的抱薪者”，這正反射出詩人在困境中堅持自我價值的人格立場。

讀到最後讓我心頭一震，詩人“甚至喜歡上創傷。”生活中誰沒創傷，自傷他傷友軍誤傷，哪怕傷痛變成了“眼中釘”“喉中刺”，詩人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對世道沉淪的判斷、在乎的是靈魂深處的痛感。因為她喜歡這“痛感，只為配得上這傷痕累累的土地。”個人的痛感與那片土地的傷痛雖不成比例，但有這份痛感是詩人必有的擔當，也是寫詩的代價。喜歡寫詩的她，從不會因為創傷而停止創作，甚至喜歡並珍視傷痛，只為寫下更驚豔世俗的詩行！（2026年3月30日寫於悉尼）

海曙紅

【賀信】

致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

（編者按：應有關方面之請，何與懷博士於3月18日以悉尼華語作家協會榮譽會長、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和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的身份，給“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發去賀信。收印在大會手冊上的此信，特別闡明何博士對紀實文學即非虛構文學的一些基本觀點。賀信如下。）

欣聞“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將於2026年3月27日至3月29日在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隆重召開，本人在遙遠的悉尼致以熱烈的祝賀！

文學不外乎兩大類型：虛構（如長中短篇小說）和紀實即非虛構（如報告文學或臺灣所稱的報導文學）。雖然虛構和紀實相伴相生，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卻是虛構強大、紀實弱小，許多文學理論家們一直認為，詩歌是文學的源頭，以詩歌、小說為代表的虛構類文學才是“純文學”，是文學的正宗。雖然有一個觀點，認為紀實文學在中國有著悠久而深厚的歷史。中國遠古即有記事的傳統，從春秋戰國時的《尚書》《春秋》《左傳》《竹書紀年》到漢晉時的《史記》《戰國策》《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其中尤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典型代表，開啟了中國紀實文學和史誌報告的先河。但這個說法，似乎是近年來的事，而且，即使這個觀點得到普遍認可，似乎也沒有根本上改變中國文壇產品生產狀況。該知道，例如，在美國主流文學界，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暢銷書是非虛構作品。這是中國作家難以想像的。

今天，人們很需要紀實文學即非虛構文學。如許多論者都有同感，紀實文學的長處在於既可以全景式描述，波瀾壯闊地呈現；也可以局部取樣，精雕細刻地創作，在介入現實、描繪人心、表現精神圖譜和心靈世界方面擁有小說、詩歌等文體所匱乏的優勢。紀實文學是非虛構文體，它的基本特徵是真實性、及時性、時代性、知識性和資訊性，通常具備文

獻價值、史誌價值、哲學思想價值、社會學價值以及並不一定低下的文學價值。那些歷史紀實，還常常帶有解密和揭秘的性質，對於幫助人們洞察歷史真相、瞭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本來面目有所裨助。各種“紀實”文體的要求與特性有所不同，或者說，有所側重。但總體來說，紀實文學的概念內涵應包括主體虔敬、題材莊重、守真求實、融情於理、文史相容等要點。這是它不同於虛構文學的獨特品格，也是其評價標準的理論基礎。

紀實文學是文學，必須具備足夠的文學價值。我非常同意這種觀點；紀實文學作家可以而且應該盡可能恰當地調動各種文學手段，包括某些小說、電影的表現手法。文學性強一些，鮮明一些，優美一些，一般說來是好事，不存在“文學有餘”的問題。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個例子。單就作品的語言來說，就常常讓人拍案叫絕。這裡，如何處理好紀實文學敘述的真實性、真誠性與表現的藝術性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錢鐘書在《管錐篇》中指出：“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劇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這對於紀實文學作家把握“創作”的度，很有指導意義。

我認為，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繼承古人留下的《史記》等紀實文學的典範。司馬遷追求“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他那種“春秋筆法”，顯示中國紀實文學獨特的審美價值。這是中國傳統的紀實敘述“基因”，應該在今天紀實文學的真實性上表現出來。真實是作家的“倫理”

，對紀實文學作家來說更是如此。當然，“求真”不但艱難，而且可能是危險的事業。過去是這樣，現在更是這樣。因此，我覺得，如果說在小說領域可以有“冷文學”，紀實文學則不應是冷冰冰的。也許我們真需要一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英雄好漢。

從文學史上看，每個時代總會有一種備受追捧的文體。許多文學理論家都說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看到的那種厚虛構、薄紀實的現象，既不符合文學發展的規律，也不符合當前洶湧澎湃的全球性的紀實文學實際。今天，紀實文學即非虛構文學的崛起，是文學發展的必然。因此，我想指出，“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真可謂應運而生，具有重大意義。

我們“海外新移民”作家，遍佈全世界，具有雙重視角的廣闊視野，充分享有創作自由。作為真正有作為的作家，我們要有良知，要有底線，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義一邊，這樣，我們將創作出無愧於當今時代的傑出作品。

華府的三月，櫻花怒放，氣象萬千。我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壇領袖、作家、學者、文化工作者，雲集馬里蘭州，用一場文化盛筵共同見證“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的正式啟航。看到大家歡聚一堂共襄盛舉這一宏大場景，我倍感歡欣鼓舞。

預祝研究會前程輝煌，取得巨大成功！

何與懷



“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人員合影。

喜歡

劉虹

我喜歡獨處，在書籍裡兀自沉醉
與那些高尚的人對話
也喜歡春天和二三月知己踏青郊野
喜歡一葷一素半碗飯就知足的胃口
較之物質欲望我更喜歡精神饕餮
喜歡在床頭備著紙筆捕捉靈感
和思考碎片，為此偶爾喜歡上失眠
當穆斯引領我俯向沉默的大地
同時也誘我喜歡仰望永恆的星空
我因而厭惡高音喇叭，喜歡低音琴弦上
凝重的傾訴和強強的起飛
在我的履歷中，喜歡北京給我的視野
也感謝大西北的風沙打磨出我的脊樑
喜歡男聲四重唱，喜歡抽象畫裡

隱秘的形而上。還喜歡草原歌曲
它讓我對人生愈益深情且曠達
曾經喜歡數學、哲學，神秘又高邈
現在喜歡邏輯學，更犀利地戳穿謊言
不好意思：我還喜歡榮膺不喜歡的人的
眼中釘，同時被喜歡過的人卡成喉中刺
且深入且淺出，以免輕薄受與恨……
當世道沉淪，我喜歡患精神潔癖的人
當凜冬突至，我喜歡風雪中的抱薪者
願努力追隨，並獻上我的敬意

最後，為了寫詩，我喜歡某些不如意的經歷
甚至喜歡上創傷，以便葆有最新鮮的——
痛感！只為配得上這傷痕累累的土地。